

## “末班车”里的“物哀”与永恒

常立

何以“越有味”呢？恰是因为它触动了人心，引导人进入审美之境。

读绘本《一个人的末班车》时是炎炎盛夏，读后却想起了《万叶集》中的一首歌诗：“秋令姗姗来，芒草结露珠。飘乎爱恋情，恍若此清露。”绘本如秋夜，幽深玄静，如晨露，迷离恍惚，光线一明一灭，节奏一张一弛，深得“物哀之美”。

“物哀”，是日本文学传统审美观念的核心，是世界的表象和人的情感的自然联结。人辨事物，知道事物为何使人感动并且心有所感，就算是懂得“物之哀”了。《一个人的末班车》中，处处有这种让成年人心有所感的“物之哀”。

一个人的孤独，末班车的冷清，无人车站的空旷，暗夜的神秘……这些事物的情致所激发出的情绪显而易见。不过最能让人懂得“物哀”的，是密布于全书的“无用之物”。绘本的第一页，在画面的重要位置，在车厢的过道上，在黄金分割线上，就有一个不起眼的无用之物——空罐头盒子，它在此后的画面中多次出现，被乘客们无意间踢得滚来滚去，直到最后消失不见。这个不起眼的空罐头盒的命运，就是绘本人物、动物、甚至这列火车未来命运的缩影。被当地人视为陌生人的主人公，被人类认为无用的动物们，被城里人废除的火车线路，都和被食客掏空的罐头盒一样，无论曾经是怎样的精神支柱，都终将成为无用之物，直到最后消失不见。在广漠的人世间，何人、何事不是如此呢？

但绘本的读者并非只有成年人，它的大部分篇章写给了孩子们，尤其是那些有趣的动物乘客们的故事。在一个亦真亦幻的时刻，老鼠们开始聊天，不但会说人言，还会说关于“老鼠节”的俏皮话；野猪们开始诉苦，描述因偷吃红薯而被打死的“悲惨世界”；矮公鸡和雌孔雀开始相爱，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继续点燃那似乎不可能的爱情之火；猴子开始醉酒；大熊开始号召与人类进行战斗；所有的动物们都开始开会研讨，如何“让废物和废物一起齐心协力地生存下去”……所有这些动物们的有趣的言语和滑稽的行为，都让孩子们欢笑。

成年人读到《一个人的末班车》会发出一声长叹，而孩子们读到它则会发出笑声。无论是长叹还是大笑，都并不能解决动物们在人类社会的生存问题，也不能抚平人类在现代社会所不时经受的被抛弃的心理创伤。然而这正是“物哀”的真义：面对时光的飞逝，万物的流转，它既不提供真理，也不解决问题，只是发出“呜呼哀哉”的叹息，或者“嘻嘻哈哈”的笑声，“似空中的柳浪，池上的微波，不知其所始，也不知其所终”，似乎全无用处，但“若细嚼反刍起来，会经年累月地使你如吃橄榄，越吃越有味”（郁达夫语）。

何以“越有味”呢？恰是因为它触动了人心，引导人进入审美之境。世界并不是因为尽善尽美才被人赞美的，我们赞美世界，是因为在世界的残缺中依然存留有美的事物；生活也不是因为无往不利才值得珍惜的，我们珍惜生活，是因为在生活的无奈中依然存留有爱的痕迹。在不可挽回的消逝之际，在魔鬼挖掘墓穴的响动声中，浮士德听到的却是人间乐园破土动工的声音，看到的却是世间欣欣向荣的无限美好，说出的却是：“你真美啊，请你为我停留。”这样的“物哀”，远不是悲哀，而是悲哀的消解和超越，远不是无用，而是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。

写作，或许就是这样的“物哀”，看似无用，但如佩索阿所说——“写下就是永恒”。所以，在故事行将结尾之处，“我似乎看到了眼前的山峦和对面的山梁上有动物们移动的队伍，但那只是一瞬间”——这可以是动物们“消失在黑暗中”的一瞬间，也可以是“星光洒满了山顶”的一瞬间。动物们的命运将会怎样？即将被弃用的这列火车呢？人呢？向孩子们请教一下这些有关命

运的问题吧，他们一定会给出你意想不到的答案，这就是孩子们从绘本、从世界中所得的“物之哀”了。